



寶日堂初集卷之十五目錄

雜著

山居時令 有小敘

二六時令

春社素言

夜坐自述貽自南上人

戲作庖經

論文三則

文觀三昧



文準選例

談文緒錄

紀

上賑恤災民矜釋 詔獄紀 甲辰閣試

頌

郭汾陽大人頌 有序 閣試

楞嚴二十五位菩薩圓通頌 丙辰

柔遠頌

碑

明遠禪院放生橋碑文

少傅長垣李公神道碑 代

邢臺令王君祠堂碑

甘露亭健庵王先生祠堂碑

雲陽重建關帝君祠碑

誥進階昭毅將軍上輕車都尉原任蘇松叅

將彭公神道碑

傳

太子少保禮部尚書棠軒李公傳 代蕭老師

都孝廉先生傳

太醫錢完初傳

寶日堂初集卷之十五目錄

寶日堂初集卷之十五

雜著

華亭張彞世調甫著

山居時令

有小叙

夫隙駒易度蝸戰未休河清幾時黃金難就身不  
寄於物外物而我自閒樂不違其時乘時而樂自  
足住世故能出世息機纔是知機居不必廣厦蓬  
簷口不必膏粱糲藿跡不必巖廊漁釣交不必王  
公乞兒第取我之自然豈曰人而未可樂則生矣  
逝者如斯但情順而景生則光陰過客若景遷而

情變則渣滓太空是以暫假化工權設時令眼前  
樂事不禁春夏秋冬箇裏生涯那揀功名道德慎  
勿實諸所有自能行其所無橫成嶺側成峰只此  
廬山真面目桃能紅柳能綠依然本地舊風光都  
謝却八千歲春秋安知老之將至猛提起十二時  
性命自然新而又新語不屬乎流連義更同乎戒  
懼銘之實日聊儆失時云爾

暮春

春令爲陽之進陽爲德開而弗闕霽而弗藏弗闕  
弗藏陰漸遠也陰遠而陽未太進則其氣爲和之  
中暮春之月天地和氣之中也是以其物青葱而  
昭蘇其日月清朗而惠和其人皆艷然而舒忻忻  
然與鳴鳩乳燕而居此陽明之中正也君子之德  
不偏於陽而開霽之氣多無闕無藏與萬物共之  
如燈照室如月在江如平水載舟而波浪不生故  
不私我而意轉恬不庠滯鬱抑而節轉和是以御  
物有制而無競因天地有宜而無戾俞俞洒洒不  
識不知其亦有陽德焉中正之氣也故取諸暮春

當暑

暑爲陽極然而陰伏焉伏于內者自足以制外第  
人不知也故逐於暑之流而炎燥無極然幾見大  
熱之能焦山而鑠金耶凡造化固有自然者其無  
傷也明矣正以一陰伏于純陽之中而止其流故  
暑不能傷天地人物而受天地人物之陶鑄識得  
陶鑄雖謂之大清涼可也君子之陽剛赫赫烈烈  
如矢忽張如霆忽行群疑銷而百欲降若白日麗  
晴空而陰霾伏匿也然勝之不以氣而先之不以

意有天性者茹乎其間而不恣其吐之流是以力  
果而心和志銳而氣平天地萬物常爲我遊戲而  
無炎燥急迫之病是以謂之真能自強而不息此  
夫純陽之止于伏陰而能得其中正者也故取諸  
當暑者

秋陽

凡氣肅而無陽以霽之則其氣必慘而無容秋令  
肅也而陽則烈陰不可以理物而借陽之烈也故  
草木皆果而無花無花氣之肅也果則其陽之內

寶日堂初集卷之十五 三  
結而爲實也是以萬物成於秋君子以之雪心而  
暴其德凡雪心者不取潔也凡暴德者不居淨也  
潔無徒淨無群肅之象也周一身而不和于萬物  
是以爲刻爲激爲寒爲泚而君子霽之以陽汗不  
染潔亦不礙汗俗不沾淨淨亦不傷俗風霜而  
青天白日雷霆而景星慶雲大抵絕世間染着易  
絕心中夾帶難所以仁義雙行生殺並用立身於  
光明正大而付物以水流花開到得物物皜然摠  
是通身潔白是君子肅殺中之陽春也故取諸秋

陽

歲寒

萬物不能違造化也造化之生大矣今指松栢之  
特秀而謂歲寒不能有其權夫豈知歲寒之理者  
也夫陰氣極而爲寒寒極則純陽用事于內矣土  
上列而下膏也鳥獸生毳毛以自煖焉陽之藏于  
內者爲之也故百卉未嘗無茁芽而松栢不得自  
誇其凌霜雪凡受氣受質而屈伸於歲寒者皆物  
也惟君子得造化純陰中伏陽之用而屈伸乎萬

寶山堂初集卷之十五 四  
物是以爲君子之正命何謂正命忙如是閒如是生如是死如是大行如是窮居如是天地剥落而吾不壞天地榮華而吾不有轉殺爲春變燠爲寒一切氣節功名皆依歲寒而見者摠非君子之所以自樹夫然後漁樵不礙于卿相文明不改其潛龍是謂之大地陽春是謂之冰消成水君子之超然於萬物也如是故取諸歲寒

婁江管東溟先生謂余曰錫山顧涇凡見過以暮春當暑秋陽歲寒四令屬余發明余未及拈出印證而涇凡往矣君故了悟其爲我補足此段公案余謝唯唯會余北上留京師五年而先生長逝亦未及負先生也言念當日先輩提獎不覺潛然因記其末

### 二六時令

夫撒開兩手魚躍鳶飛打破桶底中流自在此是轉身向上一路還從法位護持所以饑食困眠假借四大行住坐卧不離色身但令二六時中隨方作課勤行不息調氣齋神使生氣流行身無奇病

寶日堂初集卷之十五  
只此着衣喫飯家風便是空假中觀正軸漢語云  
人知順人莫知順天養身養性亦復如是余來雪  
上見朱太復先生教我四正四餘之說忻然有感  
過西湖弟子錢孟玉精心修鍊之學津津爲我道  
十二時成課因廣其意著爲時令太復先生就洪  
鑪裏點丹孟玉立木爲塗志學古法其於順天之  
意各有妙會因念人生當自愛其寶調神御氣生  
長收藏九鼎一絲白駒過隙念之哉

辰

夙興未盥整衣襟坐明窻下調息服天氣進白湯  
一甌勿飲茶櫛髮百餘遍踈風清火明目去腦中  
熱盥漱畢早食宜粥宜淡素飽徐行百步以手摩  
腹令速下食天氣者亥子以來真氣也靜而清喧  
而濁故天氣至巳午而微矣

巳

讀書或楞嚴經或南華或易一卦循序勿泛濫勿  
妄想勿聚談了大義知止勿積疑倦卽閉目嚙津  
數十口見賓客寡言以養氣

午

坐香一線畢經行使神氣安頓始飯用素湯當饑而食未飽先止茶滌口膩漱去乃飲多行步少坐勿偃胷中悶則默呵氣二三口凡飲食之節減滿受虛故當饑節其滿未飽留其虛

未

獵史看古人大局窮事理流覽時務事來須應過物來須識破勿晝卧無事無物不妨事物之來涉獵流覽都是妙明生趣讀書人日用不知

申

朗誦古人得意文一二篇引滿數酌勿多飲令昏志或吟名人詩數首弄筆倣古帖倦卽止吟誦浮白以王真氣亦是張顛草書被酒入聖時也

酉

坐香一線動靜如意晚食宜早課兒子一日程如法卽止小飲勿沉醉陶然熱水濯足降火除濕暮漱滌一日飲食之毒

戌

寶日堂初集卷之十五  
燈下默坐勿多思勿多閱多思傷心多閱傷目坐  
勿過二更須安睡以培元氣卧必側身屈上一足  
先睡心後睡眼睡心是止法睡眼是觀法

亥子

亥末子初嬰始孩也一身元氣于焉發陳當其機  
候起坐擁衾虚心靜守無爲而行約香一線固其  
命門精神自餘元氣乃盈醒而行之難老而長存  
也

丑寅

丑寅間精氣發生時也勿酣睡靜守令精住其宅  
或俛側卧如弓氣亦周流不漏洩如勾萌勿折迎  
生氣也

卯

醒見晨光披衣坐床叩齒三百轉動兩肩調其筋  
骨以和陰陽振衣下榻俾勿濫觴

潔一室穴南牖八窻通明廣榻長几各一几勿多  
陳書筆墨硯田楚楚旁一小几置素箋百幅小架  
陳得意書數種古帖一本讀則取之讀已仍還架

寶山堂文集卷之十五  
心目間常空洞無物則意思灑灑多靈別二室一室藏書書分十二部部分十二架曰制書部曰經部曰史部曰子部曰集部曰文部曰政部曰類部曰說部曰騷部曰性部曰禪部一室供面壁達摩陳古爐鼎茶具一酒一壺古窰杯一具讀倦則浮白以助其氣別設一榻客至焚沉水品茶相對坐也  
時花數本盛以瓦筒置碧紗窻下花氣襲簾幙間漏其前楹曰花舫

掩關晏坐非雅客不接深居以四日爲度其一日則報謝賓客大約五日一出門一月靜坐當有二十四日亦太古小年也又常榜於坐曰胸中無一事眼前多好人隨境隨緣安閑快活此小安樂法也侗居士粘壁自課并以告夫讀書善養生者

春社素言

丁巳

少而壯如奔車追風過眼不及壯而老且冉冉焉倒海之流東莫止也吾甚懼之寸陰尺璧良有深理故古人耻修名之不立而悲行業之無見於時

嗟乎人生精強神王能幾何時孺色而慧如朝花  
含露能幾何時持梁刺肥無室家之謫寬然歲月  
能幾何時遇明師友論道指示相揚相規能幾何  
時無疾痛事變安坐飽筆墨能幾何時數者皆人  
生之大樂也習焉而視爲常然則轉以佐其濫放  
吾見夫精神之溢而爲奔趨動作也吾見夫孺色  
慧辨之驚於世故人事而莫之返也吾見持梁刺  
肥之相矜於華腆而爲不實之厄也吾見顯人貴  
游諛言相推小數相羈而引繩批根之浪爲歡也

吾見安坐之棄穀而食稗舍已南畝而畊鄰疇也  
嗟乎此數者又人生之大痛矣去其樂而卽其痛  
人情哉夫亦有大迷者存乎夫匠之塢輪之斲射  
之穀俳優之傳奇小數也業而專焉不見異物而  
遷焉是以學之而能成若夫辯士之揣摩鬪士之  
決勝於疆場文吏之積磨勘而程簿書立名立功  
無不皆然而况於士士之文章士之性命也不一  
勞不可以永休不甞靜不可以久動不麀戰不可  
以勝不入重淵不可以得驪領之珠是故精神不

可不收攝。志氣不可不發舒。收攝之法。絕嗜慾。省交際。捐除人事。超謝淫朋。耳目無營。合併一路。一日不得思之。積月一月不得思之。積年思極而通。鬼神爲助。姑布不必相體骨。庠尹不必拂龜策。星家之甲子不驗。形家之龍穴不靈。到此獨逞自信。造化都在我手。此亦吾儒煉性立命法也。凡人之情。從苦而甘。從憤而樂。神氣凝定。則自覺讀書境界儘寬。升沉非譽。如浮雲過影。與我本身毫無關係。小勝弗喜。小挫弗怒。其於人也。曹好弗汰。曹笑

弗沮。讀聖賢書。能補聖賢所未及。窮古今理。能開古今所未有。活活潑潑。空空靈靈。卽科名已是我長物。文章亦是我借途。何暇齷齪問人間世哉。此所謂發舒志氣。萬物不能牢籠者也。夫男兒七尺。蓋天蓋地。旣讀書識字。明理義。嘗學問。何往不利。何求不得。何事不可。爲何志不可。就章縫當定名。世之案與滌。宜敦掀揭之基。昔韓魏公云。今日受天子一顧問。明日受宰相一獎語。喪其所守者多矣。夫天子宰相之溫顏好語。且不可受。而况其它。

沾沾齒頰不中情之聲何足引動我哉勘破此關  
便是自立男子朝必爲正士鄉必爲聞人不佞嘗  
記吾執友郁孝廉履臣之言曰書生解爲文寧解  
爲人亦由是也先定其草藁而後直焉蔑不工矣  
夫今日佔俾而習一先生之言者皆異日朱丹其  
轂而幹世濟物之草藁也故不佞敢爲社中告以  
精神志氣兩言爲社中勗時乎時乎願我與同社  
交勸勉且要之白首無忘也春社長僞謹書

夜坐自述貽自南上人

性不解治生客居更膺旅館四壁立金馬門吏故  
善貧月俸所入裁給薪水間損其一二供佛如來  
燈爲兒子祈福馬上時攜百錢遇貧兒號者輒量  
施之長安肉價頗高獨韭腐與南方相當能甘澹  
素食小奚奴經月不嘗肉味閒日謹閉門或無過  
客則科頭坐斗室不衫不袖啜茶以供冷腹至終  
日突不黔性所適也或俸錢所入略贏輒分之書  
賈貸其直之半而讀之賈人徵利局礙不堪則傾  
囊而應大率囊絛絛空者多坐此夜惟一榻一衾

獨故鄉同志者至則抵足而寢論古今之慨夜分  
不倦客來無論新故度是日有酒數升則忻忻強  
之坐且語且嚼倒瓶而止遇交際勞攘筆墨繁困  
則子夜焚香誦楞嚴一兩段性魯故不甚解聊以  
淘汰渣滓而已長安有僧號自南僻居城之西隅  
以清靜自勝散堂後時往過偕論奢摩觀渠又能  
從世法內下無碍轉語每一往復豁然參解若渴  
人之飲醍醐似此客居幾忘年月每念爲諸生時  
杜門不通世事于世頗不宜而獨好讀書至錢不  
得裹紙中山妻操作枵腹相視迺始爲譚經傭以  
餬其口又不肯誤人子弟好行其直非分所得或  
得之有故者不屑向俗人作較量往往唾千金于  
塗傲然不顧其食貧固宜第拙此一事而幸不沒  
我恬澹所好今來長安中遵而行之粗能自樂向  
令當日略有微逐妄想轉念墮落涓涓江河決坊  
誰砥是今日客子冷落大爲一身苦海矣憶吾執  
友郁孝廉先生之言曰書生解爲文寧解爲人亦  
猶是也先定其草藁而後真焉蔑不工矣先生沒

寶上堂初集卷之十五  
三  
十二年此語至今耿耿也余不忘先生之言其敢忘我諸生時耶

獻作庖經

粵稽古庖犧始畫八卦制厥五行食民于鮮爰作庖令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伊尹曰色于水聲于水氣于水味于水湘之眊其暘也灌之眊其潤也聽之候其齊也節之需其溶也漉之取其澄也庖之令水功爲多伊尹曰水盈上而火齊下鬲而燹之非陰非陽太陽中枯太陰膏不生爨者慎諸伊尹曰登于俎雪其几斗勺三浣于筐于筥無給勞薪薪勞者炊猛而味速速且薄蒸之以桑弗烈弗徐是惟木政伊尹曰惟鼎有實升其鮮錯刀之工巧奪天鼓刀必藏芒亦生光伊尹曰味無不通利用土土爲味王鳥獸魚鱉之肉腥而腴不可以爲君臣故草木之實配焉滌腥化腴冲而用之肉食十七菜食參之勿濫其節以爲佐使凡味無水不生無土不成是爲陰陽之和易牙曰烹之令備五行古庖犧氏制之後寢壞于貪饕

日烹之令備五行古庖犧氏制之後寢壞于貪饕

氏昔者夏道下衰肉林不祥乃雨石于莘之野石  
負篆符四字伊氏讀之曰色曰味曰氣曰時澹者  
色之先也齊者味之先也芬者氣之先也聖者時  
之先也物之質膏而滌以澹澹于色而膏氣銷乃  
可受之以烹味無味齊爲味主損焉益焉隨其物  
性故曰珍有五齊變化惟宜鼻先口後厥惟馨馨  
則食性悅四時之氣物味從之春氣艷而和烹宜  
媚夏氣炎而厲烹宜爽秋氣肅而淒烹宜麗冬氣  
歛而藏烹宜豐媚戒濃爽戒薄麗戒雜豐戒肥適  
于五時齊于五物合于五常既中既和游于太清  
而還于澹是爲庖令癸亥孟夏望後二日過泃河  
戲作于舟中

論文三則

乙卯

文章家宗趣論機論法總是繡出鴛鴦未許金針  
暗度耳根圓通說最初方便大抵皆從悟入余向  
來指示多矣若金針一着竊愧未能意亦有不能  
言者雖然言其無言可也爲述三則

一認題今人所爲看書研窮者皆題句非題情也

題中之情乃在字句窾卻之間語言諷詠之外題  
目到手閉目定想凡平日見聞知解洗滌一空默  
誦題面數過覺一種真氣恍在心目此時急須下  
筆直追其所見所謂得意疾書此便是絕神奇真  
文字若操筆時未見題神便思練句琢字雖極力  
鋪排只得敷衍訓詁纔出口已屬臭腐也

一看勢文章一篇有一勢如畫山水者先於峯巒  
層疊處布得有勢其他烟雲草樹便可次第添設  
蓋點綴之法小取勢之力大也文章先於胸中打  
得一勢出或順或逆或主或賓或扼要爭奇或空  
中結撰成局在我以筆墨點綴之家數自然正大  
體氣自然高妙也

一取程先輩文惟制科中程者字無虛設如高曾  
規矩的確不移其詳略偏正開闔呼應有上句自  
然有下句有前股自應有後股非特法度固然卽  
作者亦不知其然所謂靈心化工也文章家每於  
神清氣定時將先輩程墨細批細玩何處是起何  
處是伏何處是實何處是虛何處是轉摺何處是

寶日堂初集卷之十三  
關鎖何處是提挈何處是詠歎看其一篇是何成局伏習衆神後來自自然脉脉相接也

### 文觀三昧

今世言文章者百家具矣然皆窮文所至以暢其法未詳皇祖解經剏始之意余慨江河之流塞源拔本准首楞嚴王三摩提作文觀三昧曰典曰顯曰淺嘻會得便至妙莊嚴海不會得則百千野狐身有能奉持此正法藏於末劫中永不退轉是真莫負如來意也

### 典

書有二典周官有六典典常也言其常而可法也文章可法處只以其常百般捏造如空中狂華合眼卽毀日星明白萬古爲觀天地間豈能易此大常聖賢意緒自有一種脉絡聖賢口語自有一種本色不與他意中事便是性命懸龐不關他口頭語便是經傳駢枝王辰玉所云同類之物以襯貼則有情以牽綴則無迹者是詞之典也沈道立云作文須設以身處其地體貼一段精神出來是意

之典也文不典則體輕如恭已無威百察不拱不  
典則體蔓如葛藤攀附本根埋沒不典則體浮如  
假借什物索去仍空故爲文須以聖賢意代聖賢  
以聖賢口代聖賢不斬豐詞不斬刻意題中所有  
肖題而出題中所無應題而止令觀者恍見立言  
之義此文便與聖經賢傳俱不朽然須平日體認  
六經爛熟流出唯其有之是以似之也

淺

夫鑽石取火火出石中謂是鑽火謂是鑽石若鑽  
火者火是石體若鑽石者石是火廓石火隻見鑽  
鑿何有則知意爲題體題是意廓廓不留礙體卽  
現成鑽鑿到處意旨躍出如青蓮花卽在佛面故  
曰其入深者其出必淺淺非皮膚之謂也特對艱  
深者下一藥石耳孔子曰辭達而已矣達者淺也  
蘇子曰詞至於能達而文不可勝用矣辭中之意  
心所存者口不能言若了然于心更能了然于口  
與手必其平日深思力索火候旣到表裏洞達自  
覺此語與聖賢相通着不得一句學問自然無處

寶日堂初集卷之十五  
不是真學問所謂極深極淺若認淺作深便舍所  
當然尋求所以然已是離堂覓室若認深作淺却  
把意中意埋真意把理中理掩正理海底珊瑚畢  
竟沉在何處此無論不宜世眼卽如文章替聖賢  
傳神如何把他不斷血脉遮蔽埋滅畢竟是捕風  
繫景認賊爲子自喜淵深翻成僻陋大抵看書旣  
極研深作文自然平易無沒其體無離其廓具淺  
之妙矣

顯

文章有一真種子真光景下筆卽見此便是顯如  
湯煮餅生沉熟浮此顯便是人心不死之天理與  
夜氣相關今夫主司衡文者卽解褐風塵遽廬故  
業以至黃金橫帶鞅掌簿書但其所不入者語言  
鉅釘耳至于題中一點神理當體卽見如人久客  
遠方語以故土鄉井宛然乃至倥傯涉獵或倦病  
遇目亦原不昧故文須把吾神識體聖賢神情出  
來聖賢之神卽是讀吾文者之神吾却于眉睫下  
喚醒他故物驟讀吾文便如見我心肝面目一般

荒者熟躁者徐病者爽倦者躍人人以爲欲言人  
人以爲不能言此處得力全是聖賢暗度然識欲  
定氣欲和心欲沉機欲活是謂至顯妙於至微蓋  
提挈夜氣心法也

文準選例

乙卯

昔人論詩有正變古詩徑叙情實去三百篇爲近  
而盛唐諸人似之如空中音水中月言有盡而意  
無窮正之始也文章正始難言矣質而無華澹而  
無奇如元氣胚胎於亥而四時生意渾然備具此  
等不應以聲色求之讀者固自不易然所謂禰孫  
支派遼遠政不容不追念鼻祖彷彿其形似也別  
爲正始

正始而下繼別爲宗傳其宗者的骨孫也渾成而  
無襞積正大而不纖奇寓寬局於莊嚴寄精味於  
澹漠咸陽宮闕細柳旌旗奕奕巍巍堂堂正正文  
章識此一派便滴滴歸源是謂正宗

正宗而下其流漸廣譬玄尊之於禮飲禮飲之於  
酌爵亦菽粟之於太牢太牢之於水陸也嘻盛矣

寶山堂初集卷之十五  
然富而不淫廣而不肆自是繩削中縱橫珠盤內  
旋轉開拓變化係乎才識亦繇涵養中來遂不入  
野狐乘謂之大家

大家之格溢矣然濟瀆不亂於衆流也統分而潤  
瀆散而川亦巧亦奇亦靈亦變資性所近伏習因  
之蒼壁小璣摠吾家寶學者但入一門儘自成局  
所謂豬肉真飽何暮龍肝若離此說妙說玄摠是  
三年學焉也是謂名家

余憶隆萬辛壬間先輩沈道立先生依唐詩選法  
刻名文品彙別爲四家其持格簡嚴用意良苦今  
四十年來人文彌盛來春花草非復敗梗枯枝詰  
旦風光豈是殘煙剩雨第不化者東風之面不改  
者晴空之體若識得此種意思卽枝梗烟雲盡是  
公案都用得着余故拈此四家以程諸篇實冀作  
者瞑思自得昔人云游魚銜鈎出重淵之深翰鳥  
嬰繳墜層雲之峻至寶在高深何必作萬丈梯航  
哉釣繳之妙一絲而已余言至此不覺洩露已盡  
諸同志者幸共商之

寶山堂初集卷之十五  
談文緒錄

文要用亦要捨捨者如人斷四肢不復用之下筆自無纏繞光景日新韓子曰戛戛乎陳言之務去也

何意百鍊剛化爲繞指柔此非文章定論也文識得一是一即千金不以易蝸翼之重而况其他乎

工於文者不專文也吟咏嘯傲諧文之變高朋清賞盪文之情饑食困眠弄文之機登眺山水拓文之氣捐除世事清文之神流覽百家大文之蓄超謝非譽温文之候宅心正大敦文之質

盛氣不可文懼其決也嬉笑不可文懼其佻也對俗人不可文懼其窒也酒後不可文懼其昏也機太熟不可文懼其輕也興未至不可文懼其苦也養心如養丹窮理如伏卯認題如印沙摹古如蟬蛻布勢則須彌納芥子結構則芥子納須彌是謂閤闢變化無窮之門

文有先天曰雅曰秀文有後天曰紫曰活

文鍊格格正而藏奇者元也奇而合正者魁也鍊

寶日堂初集卷之十五  
三三  
意意極深故淺者元也以淺證深者魁也鍊精神  
止而自行者元也行而欲止者魁也鍊氣氣和而  
常王者元也氣王而亦和者魁也鍊勢勢紆迴而  
直捷者元也奔決而坻防者魁也至于鍊色下矣  
鍊句抑下矣

紀頌

上賑恤災民

矜釋

詔獄紀

甲辰閣試

皇帝奠方立紀陳綱執照粹精式于九圍大小臣  
工罔不欽若薄海都圻爰幹爰寧生殖遂長于  
今三十有二年穆穆皇皇敬戒不顯物熾而豐  
征輓漸奢乃者瓊林之儲廣大山海之征輻輳  
簡書所權叢狐染指一二封疆小臣祗承于

帝休息堰市忠而徑情動

天之震纍纍械繫詔獄霜飛是時江淮罷困齊魯  
陳蔡之間民有菜色三輔以內赤地無烟五月  
京師恒雨輦下平陸成渠六月雨益霑民巢而  
棲置釜于床而爨都城摧塌者幾百餘丈室廬  
垣墻寢圯動以萬計是時

長陵雷火告災橫波漂石寘閣煨燼松楸凋枯一  
望數里

皇帝曰咨惟天惟

祖宗全挈所覆畀余一人乃者霑潦不時困我赤  
子又虞未悔于余衷而降禍于我

皇祖之寢園余一人痛悼切膚其敢戲

天之威以羞

祖宗之靈乃命曰惟司農掌萬民計若度支錢不  
給其貸諸太僕而賑之俾葺其宇乃寧于厥居  
曰我詔下賑筮困而兼并大家或冒恩澤甚無  
謂其令御史核視之務贍我罷民曰民久困雨  
災其免都城間架二月及諸窰戶之稅入者是

時雨師戢虐天地清朗壘伍踴躍浴于舜日

皇帝乃簡園土之困下惟刑之恤重囚減等輕獄  
開釋或有以詔獄諸臣言者

上疑其揣上意故遲之未幾而以尺一之旨出諸  
臣于獄編爲民南冠釋匏繫之悲幽纍耀光明  
之照忠梗生氣善良和悅夫自昔殺三宥三堯  
仁廣大藁身露禱湯德克寬乃若蠲帑賑窮奠  
厥幹止畫周蒞屋恩徧覆盆古之仁聖曷以加  
此且諸臣之忤于上也怒而繫之獨斷而舍之  
薄創其戾以老其節徐赦其辜以全其身蕩蕩  
平平仁義不勃猗歟休哉臣猶憶我

皇上曩時步禱郊壇發粟內帑豈繫臣工關說沛  
然獨行蓋

聖性剛健不借德于羣力如此草莽小民或見權  
使四出妄揣

深宮無意嘉惠盈庭衆多因而賈直詎識玄默作  
用信于風雷不言而行彰我神武行且斥桑癘  
之陰說消剥床之蠹蝕緩征權之繹騷旌匪躬

之蹇直明堂而治海隅更始聖神之鴻潤沕乎  
濛乎不其放哉臣謹拜手稽首而爲紀

郭汾陽大人頌有序

閣試

唐有命世之佐曰汾陽王郭令公德足以暴衆謀  
足以制物含精心而應變秉純質以設權旋轉皇  
輿亨屯拯蹶屬大曆政衰小人柄事懷恩豕心而  
內訌二虜黨逆而觀釁公以宿輔受事卽戎謨神  
明規遠圖度機事慮萬全謂不可以謀定謂不可  
以武競相其垂離之勢投其必悔之會不坦坦則  
戎心不輸不肫肫則異類不喻是以馳介使而布  
信跨匹馬以和我免介胄而當弓矢酌卮酒而定  
盟誓轉寇爲用以夷攻夷回紇感悅吐蕃宵遁當  
夫二虜合而涇陽圍也一矢加遺旣虞衆寡按兵  
不戰又慮剝床以天子重臣蹈于虎口散其不可  
解之黨冀倖不必效之功卽晞也危之迄臻厥成  
疆圉晏然蓋犯難斬于委身制變中于霆發謀成  
繫于深識轉旋屬乎弘量四者旣備又以精誠之  
質行之故夷狄服而中國安蓋令公嘗解李光弼

之疑釋魚朝恩之忌以此忠實一念卽悍將逆豎  
亦媿而懷之故有令公而小人服夷狄馴當時大  
人之占兆于蠻陌不虛耳若公者其亦可謂命世  
之佐矣頌曰

惟唐中葉內圉不固胡孽其間狼羊居戶安史旣  
殄厥有懷恩引類作狂闖我都門蠢蠢吐蕃合謀  
回紇爲叫爲跳佐我蝨賊虜衆如麻賊盟如城合  
不可散衆不可征赫赫令公來整其強是禦是震  
涇水之陽上將伐謀爰相其機禦虜于虜合者離

之弗介而馳入其帳中傳語其酋來者令公公曰  
爾胡爾無背恩寧負天子而虎狼是親公公曰爾胡  
爾無反側亟剪爾類以報大德指天爲誓指河爲  
盟慷慨杯酒銷其甲兵胡亦有言彼狂我欺今者  
見公羞前之爲胡亦有言我謝我過公來諭我公  
真我父始時回紇注矢相視今聽公言角崩捨地  
始時回紇猛噬如狼今聽公言弭耳如羊惟彼匪  
茹化爲倒戈惟彼長蛇化爲前驅蕃夷狼狽爰喪  
其梟陣解營空迸塞之北西戎踴躍覲歌載忻九

塞無虞一人以寧厥功非常匪謀匪力托心自公  
不欺爲式既孚蠻貉翼唐中興作配吉甫允矣大  
人

楞嚴二十五位菩薩圓通頌

丙辰

佛言選根皆應機語也萬行首楞嚴開衆妙之門  
只一圓通耳一門圓通門門具足同是證修寧復  
有順逆方便可說哉故曰歸元性無二又曰聖性  
無不通然則初心之入雖是宿因悟力亦隨衆聖  
各豎權義耳譬如釜甑炊飯和合水火或爨積草

或拾松枝散木竹頭廢椽敗葉種種入爨終不得  
謂飯本甑器火候水力乃有差別炊飯旣熟爨具  
成灰佛入圓通亦復如是然則耳根本因雖謂和  
融二十四門妙真如性可也弘臺居士依經寫圖  
方便證入余謂居士任取一門作菩薩觀觀在居  
士不在菩薩居士是月衆聖是標而况此圖誰一  
誰二又誰分別至二十五於時有侗初道人者來  
游西湖頂禮是圖而爲作頌

僑陳那五比丘聲塵圓通古藤繞樹婆娑安一

蒲團坐其下鷄鹿在旁也

佛何聞哉鷄園鹿苑趺坐比丘聲來耳畔是聲住  
滅爲密爲圓古樹修藤爾則廓然

優波尼沙陀色塵圓通對白骨枯坐坐畔花  
石相錯也

空不礙色云何厭離是色觀故空性如如我眼清  
淨紅花翠石得大摩尼當前白骨

香巖童子香塵圓通趺坐合掌對枯木几古  
鑪焚香裊裊有旃檀氣

鼻觸是鼻意覺是意離此二者寂然香氣微乎微  
乎木几蒲團煙滅灰飛在爾鼻端

藥王味塵圓通藉茵坐石几陳諸藥草金石  
手攬而嘗之

非草非木非金非石入王子口醍醐一滴水冷蜜  
甜舌則自喻嗟爾衆生食不知味

跋陀婆羅身塵圓通攬巾而浴於池

火亦是塵云何塵洗如江浴月月不沾水境空易  
了根空難知一輪千江人人浴池

寶目室初集卷之十五  
二十九  
摩訶迦葉法塵圓通結印坐樹葉上石几焚  
香誦經也

空諸所有徧知十方孰是色身而紫金光是色非  
色是身亦身視我彈指千劫一燈

何那律陀眼根圓通合眼跌坐裹一鉢自隨  
蓋宿因飯施辟支也

見見非見見見所見者燈光日光兩義俱假豁然大  
寤青天日輪日酣嚙漢曰盲眼人

周利槃陀迦鼻眼圓通偏袒踞蒲團指鼻觀  
息貌類鈍者

誰是利人一息千偈而我鈍師百日一句霎然放  
下只一息中雪消春水乃大神通

憍梵鉢提舌根圓通兩手按膝提簞胡坐仰  
面匝舌似嚼虛空也

仰面拊膝嚙舌不言是三昧味在爾舌端非爾舌  
端清淨可求如人說梅口津自流

畢陵迦婆蹉身根圓通錫杖布囊草笠管席  
叉手而坐

有身覺痛有覺覺身身既是假痛亦非真本覺圓明當身自在我聞祖師假借四大

須菩提意根圓通披衣端坐似定者

手不可搏口不可說是意觀意撼水撈月水影溼月月光在潭委衣俛眉覺空之間

舍利佛眼色識圓通袈裟緩步左手拈數珠右手若有指者

辨色是識識空是圓開清明眼見晴空天眼手相和輪珠數起是一指端不可思議

普賢菩薩耳聲識圓通散髮揮蕉葉扇坐白象鼻中啣蓮花

是大慈悲遊戲國土白象六牙紅蓮一朵如母護子有喜無威度無量人摩頂記之

孫陀羅難陀鼻息圓通深目虬髯鼻端放白光衣帶間常有火氣

數息攝心駐心觀息兩俱浮火不名真寔何云佛弟得大靈通鼻端琉璃在三七中

富樓那舌說識圓通趺坐方石結印坐旁有

寶日堂初集卷之十五  
經一卷

手印是定口中有輪輪憑我轉定則汝聞誰謂辨  
才而開口說青天一雷萬蟄齊發

優波離身觸識圓通披蓑衲持珠端坐貌近  
專寂

吾觀衆生不喜薰修如浮大海而喪其舟是披蓑  
者身心無礙以諸勤苦得大自在

大目犍連意法識圓通披白袈裟鋪草而坐  
如水有波波亦水體意起意滅共一水耳意識雙  
寂入於神通如清瑩水在濁泥中

烏芻瑟摩火性圓通寂然跏坐羅以寶燄

性活火烈性空得慧一反覆手火光三昧兀坐火  
中卽火是空亦魚戲水亦鳥翻風

持地菩薩地性圓通左手擎鉢右拈數珠倚  
橋而坐

是法本平誰不平者以爾平心一切俱捨捨非有  
爲亦非無爲瓦礫橋梁是第一機

月光童子水性圓通披草衣恍坐水晶宮也

性海無邊虛空漚發法界色身漚中一沫漚沫兩  
無一大海水吾作是觀月光童子

琉璃法王子風性圓通幅巾跌坐風吹茵草  
亦披其衣

風體不動來自虛空惟不受轉我乃轉風如轂運  
輪其轂不壞傳一妙心徧三千界

虛空藏空性圓通坐大圓鏡中琉璃光四徹  
也

卽鏡是珠溼珠者鏡光不礙身身不礙性身心世  
界同於一空只此真空微塵國中

彌勒菩薩識性圓通嘻咲坦腹手持布袋踞  
坐作慈容

前劫因名後劫因識兩因都捐歡喜終日識性旣  
圓識塵不礙十方虛空入我布袋

大勢至法王子念性圓通披髮衣紫輪數珠  
蒲團坐貌悅澤也

念不繫念謂佛在耶念卽繫念謂佛在耶念本是  
佛不作佛想是數顆珠卽大龍象

大士耳根圓通散髮持數珠右手結印坐竹  
林下翠石蒼茵一琉璃椀盛楊枝水也

一根還元六用清淨無等等覺自聞聞性百千變  
化只自在身楊枝一滴徧灑微塵

柔遠頌

大海之外東南夷屬以萬數窮際天地候風潮朝  
貢陪臣以下有期會受事于職方者國家封委積  
而迓之其蠻胡賈子出沒波濤惟利是求若舶市  
之得隸于有司及其沿邊往來而不可蹤跡者國  
家亦且躬翼視之所不爲寇令者戒邊人毋得徼  
功實焉寧惟是建威銷萌令海師不驚蓋特示中  
國廣大云中國二千石專師一方若並海諸羗則  
往來夷人交臂請命二千石擁護飲食之同于兒  
子不得以戲怠令不得以矯虔競惟海島烽侯之  
輩皆飄搖武猛巡徼所獲拮爲首功械頸折脂纍  
纍而至或情形不察草薶而禽獮之異時風汎不  
戒鼓其鯨鯢我曲彼直不可爬梳其患顧小若皇  
皇天朝不克惠來襲人於途好生是夷其患故大

自非二千石敦大廉貞。仁武不殺。持大體。能斷制。則往往失中國廣大之意。皇帝在宥之三十年。重雍襲熙。文恬武戢。屢嶼之長。占風受事。濟上許侯。保釐于吾松。敦詩說禮。動循經古。方巖却顧。克廣德心。視事之五年。夏烽人賈壯。俘裔夷男女二十餘人。蓬葆裸跣。支離其音。來獻于庭。匿其<sub>布</sub>刀。駕以陸梁。請殉轅門。用章師武侯重譯而覈之。得其情形。蓋流<sub>求</sub>熟夷。由他島貢于其王。徼師喜功。獵而奏之。侯曰。嘻。吾閩夷平民者不祥。矧天子視

中山。其猶襁子焉。賊襁子。傷慈母懷。其謂我莫牧何。且皇策其它。則謝去其戎之長。并犒諸卒。徒以旌其武。蘇解拳楛。庇之休居。風雨有蓋。衣廩有次。請于御史大夫。轉疏於朝。侯曰。夷德不令。我信未孚。其以為赤子。其以為龍蛇。吾敢不誌諸。則遷之浦水上。戎衛戒嚴。以待後命。三月。天子報曰。可。其令授節還國。侯乃大簡卒騎。徇于前茅。羽葆掃霓。旌旂拂天。蒙耳雲駭。靈夔雷吼。椎結文身之屬。匍伏交戟。延首元戎。馘汗破膽。諗飲飛之精利。觀

技擊之獯。狡畏而知懷。其心孔固。于是蠲貲散帛。經紀其行。鋸橐充殷。牛酒醉飽。爰命武幹之騎。簡精能之長。駕艦揚颿。乘傳而往。諸夷人。义手膜拜。惟呼震地。闐闐驚歎。和氣充塞。既行之二日。會其國。有自入貢還者。訪聞其事。操幣來謁。頌天朝之不殺。誥太守之廉仁。德施所竭。暨于海外。左衽尸祝。前兒載功。祝融有長。塹之安。鮫人絕封豕之釁。夫戢蝨。訓耕娛豫。無疆孰與。乎載生寧。洋乎海。濬察篤天。隱露冕。褰帷曷若。糾華綬。戎洞乎重音。擊蒙馮河。疏穢鎮浮。孰與施德。宣威雕題。熙熙重析。連烽表山。裏河曷若。天施蕩蕩。遐萌其蘓。夫克廉。克仁。克明。克武。而不聲。諸詩歌。是不考。引侯德而塞。中國之廣大也。其門下士某再拜稽首而頌曰。帝式九壘。于三十年。有文斯漸。淮海之間。及我吳淞。厥波晏如。選昇明翼。以侯來尸。侯來于淞。不飲不食。凡民所祈。不謁而獲。下令若流。錯國若磐。不殘惟懲。不施惟勸。邦無狼羊。邊無決鯨。拊之靖之。大我風聲。侁侁裔夷。爰厄于波。烽烟所指。鼓亦

以屠。纍纍械曳。用俘于庭。睢盱伊喙。厥實不明。侯  
曰無戕。天子好生。置之九譯。察其嘖呻。滔滔中山。  
于王于賓。哀哀窮夷。于險于屯。濯夷煦寒。繫我守  
臣。惟我守臣。無尸爾德。進告乃后。舒王之澤。帝  
曰俞哉。善視靡忒。乃諭乃止。夷有休宇。衣以繒布。  
飽以廩米。尸其肌膚。相視笑語。侯曰無玩。俾讐我  
武。長戟大旂。中野麻堵。侯出視師。桓桓其斧。侯來  
饗夷。考考其鼓。枯肉勅羸。稽顙萬舞。洋洋巨艦。悠  
悠旆旌。達于夷途。衛以赫靈。大風惟和。指南旣司。  
我旌逶遲。暨爾厥居。厥德旁流。品物載休。品物載  
休。惟天覆之。油油惟天子。仁乃侯之。成惟天子。極  
乃侯之。式夷亦有言。祝皇之紀。後天罔墜。惟公載  
祉。彌亮世世。夷亦有言。祝皇之壽。與地永久。惟公  
綿綿。荷天之<sup>芻</sup>蔦。非私于公。實毗于皇。薄海內外。罔  
有弗臧。天佑我皇。爰畀公于茲。四夷咸賓。垂衣治  
之。

碑

明遠禪院放生橋碑文

佛言斷殺殺儒言好生皆從人物本體上提醒透露  
殺則殺殺無窮生則生生不已殺機一動天地化  
作血河生機一轉蠕虫盡含舍利所以聖人教世  
如水導源水源活故圓滿江河人心活故流通法  
界世多愚者請身喻之今人以手觸足足觸手亦  
不寧卽此不寧便加愛護自痛自覺體活故然若  
在痿痺便不聯屬夫語人而曰痿痺有不愀然者  
與嗟乎此第血肉殼子爾夫此殼子痛覺一念正  
是無始以來生靈性所發物物同之我未有身痛  
不昧不得認爲是我殼子是我痛性卽此不昧生  
出天地山河蠢動諸物性性同活物物同生若此  
殼子更倍親切世有愚人恣殺物命只因分別念  
重不思蠢動同源譬如有人疾在偏枯自戕半體  
旣無痛性安有隱心此爲活人吾未之信夫生生  
殺殺殺殺生前宿負而未償後含冤而相偏肉  
仍噉肉人還噉人陸沉不死之乾坤顛倒並生之  
萬物良可痛也誰之戚歟是以聖人綱罟呂時禮  
教無故不殺蓋謂中世殺機已動勢不能止權借

限制一路導其生息源頭使野有餘獸林有餘鳥  
澤有餘族民有餘情以此作用好生便是春臺化  
育若乃一隅所限豈得周徧十方但本性不殊一  
滴大海此是生機鞭影誰非一體津梁不得謂一  
粒小於須彌不得謂勺水儉於河漢惟願回光不  
昧販夫田頰皆有佛心若使機括一通庖鑊屠刀  
總能自見斯之功德應亦無邊澱河之東有朱家  
角鎮貨殖湊泊民滋以繁有老比丘性潮以願力  
勸衆修復明遠禪院於鎮之良澱山峙其西南右  
環帶水水廣可二十丈復有比丘廣緣苦行精進  
甃橋亘其西隅其高連仞其廣五圍左亭右閣夾  
江相坐遠山表於湖湄長流來於天際余諗之曰  
鉅矣哉茲鎮之勝也成之實難比丘舍財是諸所  
捨從何發根皆緣無始以來具大慈悲不爲愛境  
流轉而此慈本如涓涓水演成江河如大海體斟  
酌無量吾願導師以見在因緣作見在佛事廣勸  
衆生喜捨此河斷網禁罟周其圍防凡諸鱗各有  
寧居暨於檀林宿鳥不驚販夫屠肆捐其傷殘油

寶日堂初集卷之十五  
油樂生以若以和夫橋之所踞帶水耳全活幾何  
然是方人皆有活心焉吾不能使末世盡能斷殺  
而時引其生機一路不至鄉邑皆爲痿痺不活之  
人此亦古聖人之教也茲橋也不旣爲聖之津佛  
之航也與比丘喜余言以告大衆而修放生之會  
橋之成也余題其石曰明遠禪院放生橋之碑

少傅長垣李公神道碑

今 皇上有大武功者三西平夏東破倭以存屬  
國西南平播郡縣其地四千里當是時 皇帝之

聖神威武變化烜灼千古則亦有具文武才先後  
禦侮之臣曰少傅兼太子太保兵部尚書長垣李  
公公之功在遼連破虜以斷絕倭首尾而國家卒  
以破倭其在平播則身率大將覆其巢獻俘拓地  
結數十年難竟之局故公治行文章河渠兵戎之  
績赫然顯著于朝而獨於 主上武功夾輔爲多  
余按公以右僉都御史撫遼也時倭奴已蹂朝鮮  
窺中國而遼歲苦虜患會東虜卜彥西虜抄花把  
兔之屬合謀闖入公先檄大將董一元匿精兵鎮

武堡誘卜彥至擊之斬首四百級又遣別將孫守廉等夜襲抄花營解右屯圍二虜皆狼狽引去居無何虜復連犯公連破之搗其巢又大破之有靖遠高平什方寺之捷當是時虜不敢犯遼陽登萊天津而王師得一意與倭戰也楊應龍反播州公受尚方賜劍摠督川廣湖貴諸軍事至則南川飛練綦江已焚戮而重慶且告急公密諭其守臣堅壁壘固守而姑爲文告緩賊䟽請徵兵諸路而簡用其大帥明年春諸路帥各以兵至有衆二十

萬公分五監六帥以八道進討推官高折枝先以南川兵進據桑木帥馬孔英繼至再勝金子壩連勝高坪克海門關以逼賊巢帥劉挺進綦江破三峒與賊父子遇連戰皆捷取婁山關入其養馬城帥吳廣進合江用間降安羅三寨擊斬賊將郭通緒入崖門再捷牛水塘棲賊于困而偪其後戶楚帥陳璘進偏橋掃四牌七牌苗下長坎躡青蛇畧大小三渡設牌柵以防賊逸黔帥童元鎮進烏江戰不利合水西兵勝于母氏圍帥李應祥亦招降

夷進戰有功當是時諸將畢集海龍圍下而公以  
父憂奉 詔墨纒視師責戰益急六月五日挺連  
破其外關廣璘潛師攻圍後遂入大城應龍自縊  
死檻其妻孥黨屬歸京師所捕斬首虜二萬二千  
六百有奇俘獲無算賊旣平條上善後十二事分  
其地郡縣之又立屯衛郵置學校田稅之制蓋千  
年夷壤隸于職方是役也公申令嚴肅訓督將帥  
密謀制勝出奇條變功成事定拮据開闢計畫深  
遠華夷救寧殆百年僅見之伐也公弱冠爲嵩令  
善休息民邑有礦奸民穿鑿相讐殺或謂公不如  
採之官公弗許厚封固之而治其讐殺者爲南京  
工部郎權蕪湖關祛猾釐蠹舟車無闕官稅充溢  
徙卽南京吏部務爲清簡交其名人肆力風雅其  
爲河南提學僉事遷山東叅議皆稱學使者衡文  
體正士習勸學不倦中州齊魯諸儒生樂而推之  
至今不忘公旣成播功而歸終喪也 天子起公  
治河先是河臣劄議開泃河功未就公䟽因之便  
拓其遺跡爲新渠堤閘具修歲漕數百萬無梗再

以艱去召爲兵部尚書協理戎政有整飭營務四十二事既秉樞有防邊任將十六事其營務疏畧曰京軍之可虞者其身貧苦而不知有生人之樂其心離散而不知有急君之義凡人必結其心乃可得其力必同其休乃可共其戚今之飭營務者其要領亦惟曰去其疾苦蠲其靡濫使京軍擔石之糧盡得及于身而潤於其家夫然後約束可申而軍容可習也夫營軍有十二苦十一濫十九宜十二苦去則軍士傷心之怨少蠲十一濫清則軍士剥膚之災半減十九宜行則軍士元氣已復而神氣漸振臣三月以來廣詢博採晝作夜思熟計其便幸賜裁察施行其防任邊將疏畧曰臣惟用人一節待用在將帥本原在臣部本正而未正自然之勢也臣惟是守 皇上之法俾海內將弁可以洞明臣心而不疑有功必錄有罪必徵積閱及期而必遷營進躁競而必黜才實可仗縱謗書盈篋而不行中未必有卽譽言日至而必擯以推轂之事權歸 朝廷之威命使中外將弁專精神于

寶山堂初集卷之十三  
功伐一路庶幾可以得干城之用謹陳任將之事  
入防邊之宜入二疏皆文多不具載然公之苦心  
憂國深計戎事治兵必優恤士伍用將必憐愛人  
才亦足以見公臨戎制勝之本矣公樞密大臣威  
望在華夷眷注在天子今天假元老以長扶王國  
將 朝廷之上藉公沉畧以肅紀綱藉公持重以  
平國論寧不於我 皇上聖神威武之治益有光

顯哉而予亦倚公以綢繆補葺其萬一乃未幾而  
逝可痛也公諱某字于田別號霖寰其先系出隴

西其居大名之長垣自七世祖瑾始瑾三傳而至  
盱眙丞誠之生繼古繼古生棟爲公大父繼古生  
贈兵部尚書某則公之父也自盱眙丞而下皆以  
公貴贈少傅兼太子太保兵部尚書公登萬曆甲  
戌榜進士授嵩縣令歷官南京工部吏部郎河南  
山東提學僉事叅議遂叅政河南擢太僕卿右通  
政左僉都御史撫遼以功晉兵部右侍郎再陞俸  
二級尋摠督四省諸軍秩滿晉右都御史再以功  
進兵部尚書加少保起兵部尚書協理戎政尋掌

兵部事一品秩滿加柱國少傅兼太子太保以萬曆辛亥年十二月十五日卒于位得年五十有八卒之後朝廷論播善後功進贈少師其以遼功錄一子爲錦衣正千戶世襲賜金幣其以播功再錄一子爲錦衣衛指揮使世襲賜白金一百兩蟒衣一襲以一品考滿賜羊酒鈔錠卒之日天子哀悼輟朝贈太師予祭如例賜域某山之原公亦可謂榮名終始者矣公之生平別有志余交公久而爲國家痛公之亡聊論次其大者而爲之銘銘曰軒有風后宣則虎臣名哲之生以昇聖人聖人伊何執德曜武選昇天工爲雷爲雨赫赫李公素心雄節思若泉流才如電掣遼水建牙出自特簡抗其威稜逆行屠剪設伏曜奇摧堅保危再犁王庭張皇厥師醜殲于北威讐于南東征之功伐謀是參播孽弗靖西川來告帝曰汝來彼酋肆暴賜汝斧鉞虎節熊旆往張予伐是誅是綏公拜稽首維狂罔赦秘畫深機前箸是借徵師四遠師集于疆訓于群師其帥惟良旣礪旣攻入道並剪破

其間開虔劉席捲公戒勿殺止馘其魁繫其孥屬  
其屬纍纍乃俘于廟乃尸于市 帝曰汝嘉元名  
飲至公拜稽首 皇宥播人洗滌秋霜長養春雲  
建其城郭開我周道爾田爾居官師有教遂生賤  
燹同於衣裳惟茲膚功銅柱載揚公歸自西于墓  
于廬天子念公宣房之虞公來治河河水湯湯以  
疏以鑿新渠洋洋人所作始公弗棄之其所未逮  
公則力爲旣登樞府爰戢禁旅去蠹去濫甦其疾  
若遂筦邦政飭法修戎選將任能群策畢庸公之  
在朝德心克廣六軍懽呼名王稽顙公之在朝大  
猷是經固其元氣以蓄于城靜而必爲寬而有制  
其所難者獨立不懼豈必功能 天子用公其勲  
其爵一其初終存有顯榮沒有贈卹 皇恩大矣  
不磨公德惟墓有石我則銘之凡百有位視公爲  
師

邢臺令王君祠堂碑

邢臺令王君大受字可仲號儿生蜀之合州人也  
少讀書有文章名喜負奇節庚子舉鄉試癸丑會

試爲余本房第二人旣登第擬上書 天子慷慨  
論當世之事余微諷之曰車中新婦而惜借驂母  
乃太早計君遂焚其草乃歸逾年授鉅鹿令當事  
器其能調治劇改邢臺令居官溪刻清冷而愛民  
月俸盡捐爲民興便利修橋治道浚隍築隄廢寢  
食不倦邑村故有百泉東滙爲大澤亘鄰十里鄰  
邑南和任縣民皆設閘或爲筒以導之溉其畝泉  
故邢水而利乃鄰受君因其下流創爲閘內別穿  
小渠引泉水灌十六村田田幾萬頃十六村民皆  
得新泉溉田歲大熟鄰邑士大夫爭之力然弗能  
奪也余以使事過邢策馬往郊外二十里訪其置  
閘處村父老爲余指點建置啓閉蓄洩曲盡潛然  
悲之而村父老羅拜痛哭齊聲頌我王令君且曰  
令公爲民開永利然役不勞民財不費帑秋毫皆  
以俸入給之故令公垂橐而歸歸死于道而不能  
葬言之更嗚咽也當令君經始時晝夜督治不日  
而閘成又不日而渠成我愚民且有病其亟者嗟  
乎令弗亟而隣邑之旁撓且至閘又安能成而渠

寶日堂初集卷之十五 四十一  
又安能濟哉言已復痛哭余揮淚慰之曰而父老  
既已思令君令君茲不朽矣爾邢不幾爲王令君  
桐鄉哉父老乞余碑文記之余曰去思碑生祠滿  
天下然大都爲顯人潤色功德耳如令君者勞於  
民事而且死死而孱焉一子僅十齡豈世所眈眈  
而祠且記之抑令君我門下士而十六村父老子  
孫食君之德吾當書其畧以貽爾父老他日誅苑  
庇一椽于百泉河上爾父老率子弟每社時臘日  
伐鼓吹簫爲社以享之我作享祠之章令爾子弟  
按節而歌以來令君髣髴之魂也遂記而作享祠  
之章曰

泉源涓涓兮泉水迢迢開我新田兮翼我新苗我  
田既熟兮我苗且穀長我子孫兮畀我多福 吹  
我笙兮迎侯車侯車來兮旆旆其旗考我鼓兮迎  
侯馬侯馬驟兮雲之下侯登臺兮芬芬採芹兮薦  
尊桂酒兮盈尊侯入坐兮式燕且喜醉我漿兮飽  
我黍樂我兒童兮懽我婦女 攀侯駕兮淹留樂  
鐘鼓兮未收祠泉上兮候時來游護我畝宮兮萬

寶山空社集卷之十一  
四八  
歲千秋几我村民兮庇公之庥

甘露亭健庵王先生祠堂碑

竝海而沙環而堞者廣不踰瓢也舟車食貨之所  
輻輳甲兵魚麗之所屯集比於通都屹然鎮焉堞  
北爲僧寮作湯飲以給行人之往來曰甘露亭亭  
供

大士像其左楹乃

健庵王先生祠亭劄自先生也先生爲沙上甲族  
好修善果而專施隱德於民其茶僧如明者來自

天台善持戒行率其弟子謹功課而修雲棲教焉  
先生捐金割地佐之又捐其腴田以長住其香火  
使海壖爲鶩頭鷄林之寶地沙際有赤花青莖之  
精廬士女皈依風俗普化豈特莊嚴法寶點綴海  
若已哉自昔應真賢聖遊行世間作人福田功德  
施設現獅子身立袈裟院願力隨其智慧功行種  
乎前因遇物顯慈當身普法施圓滿如日照空  
毫無所隔如潭印月毫無所漏於以舟楫衆生津  
梁行脚破慳化悋調伏顯迷繇其因地所成非復

實曰堂初集卷之十一  
衆可思議吾觀世人辛苦鳩聚不捨圭撮貽之子孫認爲已有不思子孫究竟是天地間一衆生云何此厚彼薄分別太過譬如人看西牕不見南牕若是一室通觀八牕俱洞王摩詰捨宅爲院趙清獻晚年飯僧光華到今與佛輪同久先生形歸蓮地德在浮提孫爲通儒子則清吏豈曰人天小果哉

雲陽重建關帝君祠碑

無上之謂帝無能名之謂天心之精神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謂神神而天帝而聖者其

關帝君乎是故雲行雨施 帝君澤也白日青天

帝君衷也日月照臨 帝君明也雷動電掣 帝

君威也混茫閭閻 帝君時也變化上下 帝君

靈也 帝之爲帝無不之也下土小人何得而稱

諸佛氏之言曰皎於大乘則金湯也道家之言曰

麗於玄武則樞衛也二乘曲說吾無取焉惟夫進

協天而統天以位天尊超色界而無色以攝三界

復乎我 皇祖神宗之徽冊莫得而尚也 神宗

皇帝孝洽乎兩宮恩覃乎四海躋世仁壽垂五十年清明在宮與神叶契易曰王假有廟書曰明德惟馨繇此言之聖神玄感之際可易言哉自是衢叟巷兒簪纓紳綏靡不沐浴風雨焄蒿悽愴以至忠臣節士志氣如神不可度思洋洋如在所謂惟其有之者也太僕張君登 神祖末年進士筮仕山邑黔庶懷和旣入中臺勅節屹立自以髫時以至剔歷中外時與 帝君寤寐有厄必舒無美不助精感於氣靈結於形神之聽之不言而信於是

度地庀財鳩工勦構重樓寢殿棟宇嵬峩夾廡應門寫奕丹碧每歲時伏臘刲羊豕潔粢醴考鐘鼓吹饒歌以樂神享而謁予請記其事余惟 帝德難名名之亦贅而竊聞 帝君之辭曰日在天之上普照萬方心在人之內用表丹誠誦斯言也洞洞燭燭直提本心今千古聞之如燈照幽如雷破蟄爲臣知忠爲子思孝凡有血氣誰不尊親若然則太僕君神明其德非關寤寐固亦自有之矣夫嶙峋廟貌袞冕峩峩孰與夫澹豫穆穆不見亦臨

寶日堂初集卷之十五  
庶旄翠旗四懸高張孰與休德昭清人告其心嘉  
薦芳音告祈靈饗曷若馮馮翼翼有孝有德承天  
之則是後也太僕君如在之思其有寄焉者乎而  
曰 帝宮崇奉之爲報也是捧土益河操豚酬歲  
河濱田父之爲見矣吾不具論祠勅於某年月日  
成於某年月日而助其功者某某并得竝書具載  
碑陰記中余旣爲之記再爲歌詞三章以侑其享  
辭曰

中壇高高兮殿陰陰敞瑤宮兮開天門芝爲席

兮蘭爲茵佇 帝車兮眇氤氲 帝之行兮羽

旗紛駕赤虬兮驤玄雲極騁望兮縱橫勞我心

兮怍怍八音競兮參差馨桂酒兮盈卮 帝徠

下兮鵝吉時顏如荼兮穆以愉 帝安畱兮薦

蘭觴鐘鼓樂之兮靈闈康鴻祐麻兮邁延長共

翊翊兮無能忘澹容與兮無言靈荒忽兮廻旋

笙何爲兮鼎沸舞何爲兮踳躩蕙帳何爲兮寥

寂士女何爲兮駢闐庇 帝麻嘉兮樂我婦子

甘露湛湛兮雨我原田熙 帝載兮仁壽騰天

寶山先生集卷之十五  
五十三  
歌兮慶逢年

誥進階昭毅將軍上輕車都尉原任蘓松叅  
將彭公神道碑

往余少時爲諸生蓋隸金山學籍也金山濱海而  
城周衛設焉叅戎大將軍鎮其地統領蘓松延海  
衛所提轄數百里之衆諸生即無預兵事而亦時  
能論諸將軍治兵大畧蓋至萬曆丙申丁酉間而  
鹽官彭公之績與其去官事可紀也公來治金山  
逾年耳其廉飭而綜核人皆頌之至其爲窮氓朽

骨爭尺寸地不忍委之河伯寧逢大吏怒而飄然  
以終其身君子曰彭公仁人也宜有後又曰彭公  
才人也不避事而能任怨余今來京師交其孫水  
部君得讀其所自叙而喟然嘆曰彭公其學道人  
也讀書思奮發于科名而以一世官羈繼其志氣  
所至輒思樹立自見而行事不違其本心竟飄然  
遯世以老至于今子孫皆以清節勤德顯名于中  
朝而公又怡怡然享耆耇而今其終若公者儒家  
也兵家也而亦道家也道以養年兵以酬國儒以

傳世公之墓道不可以無書矣乃執筆而紀公之碑按彭氏世家譜其先繇開國功世指揮同知爵自晚松潮溪公而上皆安其官而至蠡湖公始大蠡湖公讀書爲諸生常募歿士破倭援父潮溪公于唐家灣旣服官負奇節自好而性峭直忤于時有子則昭毅將軍上輕車都尉孔嘉先生即公也公始舞象輒志在四方鷹揚踔厲而顧折節爲儒窮經史能文章詩賦兼工書法有名諸生間當是時郵端簡公一見奇之遂字以女旣屢絀公車乃

奉親命受官勲府益精心兵術作講武一籌凡握奇遁甲綜緝精曉而又挽強破的曉鬯邊計遂登己卯武科榜第八人久之統水師守乍浦禦寇于波設堠于海出入落際指揮晏如己董漕粟再治郡兵視衛篆皆著有功績然公以爲武人循資受事志氣落落不展非其好也丈夫讀盡天下書不能賈用當世而第襲上世冠帶猶冀得一當報天子兄衛霍而弟李西平狄武襄安能齷齪不以名實前而令人笑大冠長劔侮我哉濟不濟則命

也知不知則人也屬我所可盡者無慝焉而後可  
以委于命而聽于人如是則卷而懷之吾樂矣蓋  
公生平持論如此既當事者累疏薦于朝則奉  
勅守禦浦口越四年晉中都副畱守又二年遷關  
中都司視司事又三年而遷分守蘓松叅將駐金  
山逾年以濬河事忤大中丞指受劾遂棄官歸其  
在浦口勸民平糶預出軍士冬月廩以賑饑禁長  
年不得扼人于津渡所全活尤多選五衛勁卒凡  
五百人廩而訓練之而陪都重鎮乃有兵又扼隘  
爲關者四而城圯盜賊不敢發又以其暇講

高皇帝聖諭訓輯父老子弟埋旅骨窮治慝少借  
勾攝幽繫人諸奸利事諸司無敢問守府勾人者  
笞奸僧救二估客而平其衡量市乃不爭當是時  
安慶有劉汝周之亂當事議用兵公偵知其無能  
爲第以本境兵三百薄之而開一面設伏以俟其  
逸遂成擒其在中都總師入衛者二凡陛見辭俱  
兩賜宴一署司事一奉命大閱其在關中綜攬軍  
實多所條上得報可即行之後河治垣微積逋鋤

奸弁蒐羅鈐射之士考核部曲甲乙將吏上下不敢干以私乃其在金山也瀕海荒城戍守單而軍糈竭公至即請加健卒數百人于陬城堞而轉郡城所輸米貯之倉豪猾不敢折閱而衛軍乃得食又移寶山汛船置之衛而時其汛期與浙洋期會爲聯絡勢至于月餉不染指市肆平易不擾軍悅而民懷無何而乃以濬河去矣蓋大中丞下檄濬城濬廣十八丈而沿濬多民居又多古墓公念湯池繫深不繫廣且存者廬沒者塚忍兩捐棄之遂

濬濬廣十二丈深加半以報而大中丞遣閱河者來謂不如格遂中白簡去先生去而自喜得解免于世網遂其初心也于上食高堂俯弄孫雛焚香讀書陶然詩酒或澆花栽竹或對客雅歌乃至策杖泛艇尋山水于武林姑蘓間已長子成進士爲名御史兩孫同登壬子榜乃長孫再成進士公八課諸兒孫書出爲登覽逍遙泉石者迄八十有三十年而定心廣志無怛以化蓋至是知公保全窮氓枯骨者其澤遠矣余嘗想國初尊顯武功爵所與

平定天下敢戰之臣大乃徹侯次亦授世官長子  
孫於其食邑以故神明之胤敦詩書修行誼負天  
下之志憂社稷之事如近世戚定遠俞旰江萬鹿  
園諸公出則提兵講武爲大將軍處則澹漠恂恂  
若不勝衣爲名儒通人者與代鵲起蓋其皆有文  
章學問不專以三寸管獵榮華而階世澤起家  
戎行間力能達其志才能盡其用迨其功歛身藏  
則行高于古人而語妙乎天下然後知

高皇帝之培植世臣蓄積者厚也公之學道似鹿  
園能任天下事如定遠其落落不肯合當世如旰  
江而皆有文章名氣蓋一世而不爲弄三寸管者  
所下至其恬修樂道抽身遠引澤隆于奕葉而享  
厚于大年則又非三公之比然世臣喬木社稷與  
共以公才兼文武而穀子翼孫使國家並得文武  
之用則公所以報

高皇帝福澤者寧有量也余以舊諸生爲史官宜  
撰次之以碑于道左銘曰

夾龍以飛爰大其世食海之隅昌而孫子武功

既秩儒德斯興詎惟敦悅亦載廉貞於赫我公  
騰驤雲路隨何之文絳灌之武動如游刃疾若  
發機藏英雄畧讀聖賢書誰其守官惟既厥事  
誰其守道而全厥志浮雲曠然吾好吾從魯人  
之鼎楚人之弓得全于天用報

天子忠貞世篤壽豈樂只我儀圖公竊比老彭  
公阡鬱鬱槐陰滿庭

傳

太子少保禮部尚書棠軒李公傳 代蕭老師

公名長春字元甫其先楚人勝國未避亂居蜀之  
富順當 裕陵 茂陵間尚書公本以史官預修

一統志

英廟實錄歷官南京禮部尚書史稱其

人慷慨不爲詭行爲文平實類其人傳五世而有

棠軒公蓋兩尚書云而尚書再世三世皆以進士  
官通顯于公爲祖父故富順之李氏貴盛聞天下  
公年二十以隆慶戊辰二甲進士第一人改翰林

院庶吉士授編修克

莊皇帝實錄纂修官進修

撰又會修

肅皇帝實錄進侍講以右春坊右中

允克經筵講官由左春坊左庶子進國子監祭酒  
尋乞改南京工部侍郎再改南京禮部侍郎再改  
禮部侍郎克 日講官滿三載考 賜贈廕尋晉  
尚書視事二年十四疏乞骸骨不許又五疏請展  
墓得 旨暫馳驛歸家十五年而卒 天子震  
悼加贈廕 賜祭葬如例當隆慶初文教闕備一  
時魁奇湛博之士獨戊辰館職爲盛而皆鼎推公  
其廷對策華亭徐文貞公比爲今之賈誼而公之  
慷慨有大節每立朝量事所亟昌言獨往又善納

約持大體不務口舌以激人主而忠悃藹然當世  
務徑直者多疑之而公性靜退于名位澹如也江  
陵相奪情議起言事者相踵杖于庭公與同館八  
太史抗疏力爭疏人大璫格弗奏而舉朝服詞林  
持議之正于是公亦尋奉母夫人還會持服家居  
而以甲申擢右諭德侍經筵講當是時 天子方  
昕夕御講席進儒臣說詩書大義而公一日稱引  
蓼莪章以進反覆懇惻發于中心 上意懼然而  
太宰楊公聽之泣下旣遷祭酒貞教考度以身先

寶日堂初集卷之十五  
之而六館文物翕然及公爲禮部侍郎補日講官  
也是時 天子修玄默御講寢稀公乃日採古帝  
王懿蹟爲箴以獻而又獨疏以請大畧言聖學期  
于日新啓沃責在朝夕 祖宗之制經筵寒暑可  
輟而日講終歲靡停正以經筵體嚴不若日講情  
洽也今咫尺之牘不能鬯敷陳日隔之疎不能効  
感格今勸講諸臣冒名而鮮實臣竊懼焉疏入報  
聞而 上故雅重公三載滿會尚書缺則又咨羣  
臣進公尚書矣公旣視事力以國本爲任顧獨深

念倫序分明 聖意原無他嚮特以名號未定之  
故廷臣過計漸成危激而 上故慎密其事不欲  
今言者借以爲功此殆不可以口舌効且處人主  
父子之間政宜委婉薰徹今恩慈歸于人主而天  
性無纖芥可疑之端任事愛君道固如是先是公  
爲侍郎時具疏請下 詔示冊立之期以消人疑  
慮其大指本此而 上業許春初舉行及是公屢  
疏陳懇皆酌緩急而劑其平意主婉諷以感動天  
性冀以不爭之爭光昭 聖德而一時號讜直者

皆以公爲異多而直少矣公獨自信以爲當然公視事持大體不苛而顧釐蠹井井特嚴重今甲先是諸藩王請封請婚皆關通中貴人爲市公曰是奚以秩宗爲絕不許而中貴人無敢以私謁至其所條奏學校文體風俗機祥皆有本末條理著爲令也公之去也則以失太宰歡而言者藉口則在建儲一事先是公以簡介寡交接太宰欲交公謝弗與會壬辰廷論相太宰遂引曩者建儲婉巽不切直及他貢舉事擯公而言者遂拾蜚語速公去

公浩然曰語云好筵必散酌多乃亂夫我今乃可已矣遂力請歸旣屢報不允則又乞假展墓五上疏得請給馳驛賜綵幣路費且趣期滿還 朝公

遯志已決矣顧感 上眷厚又重爲國本計慮思

以去國餘忠感動之遂申前請疏畧曰臣本無才可表無智可用落落穆穆臣忠甚孤 陛下聖明

信任不搖三至而又賜假給驛恩並魚水臣惟明主寵臣用言爲大臣行其志榮于爵秩惟 皇上念大本不可久虛大信不可久爽乘此春和光舉

盛典恩出于慈父誰敢以口舌徼功權握于人主誰敢以臣下與力臣即不獲與誣日具議之盛田野有餘快馬蓋公之不忘震器也如此公既歸謝絕賓客交際訓子弟卹窮乏時時葛巾往來山水間視人世榮謝如閒雲過影而間及國家事則憂時感慨不覺疊疊口不言短長月旦而或聞朝廷進人材興政事教化當耶則喜浮面稍不當蹙額若負痛疚公亦可謂大臣在野憂勞其君者矣公去國五年而天子下詔備禮儀冊立長子爲

皇太子命儒臣開閣日勸東宮講由是聖意

明白而人心以安當是時臺使者五舉公人材宜備鼎軸吏部署上請者一海內望公旦夕相天下而公竟病肺不起年六十有三老成之大用未竟識者悲之公事兩淑人孝待孤弟友爲人直率坦夷慎取予好讀書老而不倦其他具狀中不能述者尚多也公以文章顯朝廷其著述進講錄南宮奏稿傳于世玉華洞逍遙遊諸稿藏于家贊曰老成人之用心也難言哉凡愛君者必激于事求濟

國者兼祈有其名是以意不能獨伸而勢亦不能  
兩得其掣肘終在人國耳李先生當議建儲時即  
以其憤發江陵者慷慨廷諍于先生何難顧獨委  
蛇其說意誠有獨至也及正名定位當其候而先  
生受辱名去乃竟怡焉以自老夫先生之志固已  
酬矣成事之効後世寧謂口舌能動人主哉余視  
史篆每放當代之事若愛君濟國吾于李先生三  
歎焉

○ 郝孝廉先生傳

郝孝廉先生者松之華亭人也名伯純字履臣少  
受學于陸宗伯平泉先生先生嘗語門人曰郝子  
而孝廉是真孝廉已。孝廉沒而採風者亦以是語  
表其廬也嗟乎人不珍自名而珍于人所名。故君  
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夫居其位而能享其實以  
有其名者。蓋亦世所難也已。孝廉之先世積行仁  
義于鄉里里呼善行者爲佛子故至今人稱郝佛  
子有孫永嘉守山者以廉恪能其官嘗持議勿毀  
民廬舍忤時相意守死于郡而弗能歛也郡之人

哀而賻之。守子直卿謝弗納也。孝廉爲直卿之仲子。爲人端毅沉寂。以古人自期。性至孝。好古而嗜學。其于激清獨行。雖家澤。蓋天性也。嘗歎曰。仲尼之門。不棄狷。而世俗廼薄鮑焦枯槁。夫當其時。會不應不爾。可言東京王范輩。反出阮千里。諸人下哉。又嘗語人曰。書生解爲文。寧解爲人。亦猶是也。先定其草藁。而後真焉。蔑不工矣。孝廉自萬曆己卯。舉于鄉。凡十七年。其祓濯行名。猶以爲書生草創時也。而竟弗及真焉。可歎也。孝廉愛敬父母。而務其大。先意所嚮。調停導迎。其情于富姓也。事外寡母。如其父母。蓋三十年。敬弗渝也。而孝廉妻已先孝廉歿十八年。故人皆以孝廉爲義。孝廉終身不更娶。坐一室。古文圖書千卷而已。日哦其中。夜坐徹旦不寢也。咀經探寶。力殫于學。食糲藿弗厭也。其與人交。視溷溷泚泚者。去若浼。郡邑之庭。歲一再報謁。刺不先不謁也。孝廉蓋所謂激清獨行者。而或者疑其苦。孝廉曰。吾政自甘之。大凡苦者。局躋纏縛之名。而甘之反也。謝勞而約。與脫縉而

白與。夫其去彼而取此也。等苦爾。夫人生有父子兄弟以成類也。有詩書文史以養情也。有道德義理以檢性也。而又裘足於蔽形。蔬足于果腹。是人世之極樂而我生之所甘矣。聞者愧而服其言。孝廉有師。爲老書生以困歿。書生故奇。孝廉即成名。未嘗詞色假。孝廉事益謹。師歿力爲紀後事。扶佐其孫子有成學。有問業于孝廉者。孝廉指授諄切。文章俱有法度。又時時引古誼慰勉。務期後滌爲古人。以故孝廉素寡交。嚮今孝廉爲無厓之貌。取

羣流輩。即誘良矜愚。以皎皎命乎。其獎成則鮑管耳。稍或箴砭。不當意。化規爲璣。三尋之矛。起于喉舌。即孝廉何能自解。故世不頌孝廉之善誨。而頌其能擇交。張鷟其一也。孝廉歿而陸宗伯先生入十餘。婆婆欷歔。每對客言及。則老人無涕而悲動顏面。見者謂先生久閱榮謝。未有感懷若是者。夫後彥陵夷。老成永歎。中流之懼。豈私一孝廉也。孝廉別號鳳谷子。張子爲作哀鳳之吟。曰鳳之生。今高岡。一蜚兮矢其凰。鍛羽兮鷄栖。中途兮傍徨。鳳

寶日堂初集卷之十五  
之翔兮千仞。翩翩兮復冥冥。覽輝兮欲下。高飛兮  
羽毛謝。鳳無侶兮無雛。音離離兮誰與和。嗟一去  
兮音斷絕。傷千古兮吾心折。鳳谷子竟無子。遺命  
子其弟之子。其詩文有傳於人者。張子將訪而編  
之。曰孝廉集也。

贊曰。孔子稱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  
郁履臣貌不及中人。言恂恂不出口。名聲不踰  
鄉國。父老至今猶能歎述。郁孝廉自處泊如爾。  
豈幸有身後名。即身後名亦何足重孝廉也。夫  
不爲孝廉重而竟以歸孝廉者何哉。此余傳之  
所以作也。

太醫錢完初傳

錢完初先生者。杭之有道人。也。隱于醫。不喜以醫  
名。然其藝術高。名重京師公卿間。神宗皇帝聞  
而召試之。補太醫令。供奉聖濟殿。一時名醫以方  
伎近。上左右者。皆溫克遜讓。獵位官保。而先生  
既自高其術。骯髒不肯下。諸密地貴人。遂出直。乾  
清坤寧二宮。未幾竟罷去。既罷。益捐破宦格。時與

京師諸公卿游游輒稱布衣交又任俠使氣落落  
穆穆嘗歎息謂朝士大夫重文法而輕性命安得  
有折腰盧扁能嚼嚙提藥囊趣王公大人門耶然  
公卿朝退輒在車騎過錢先生門先生爲指示禁  
方如畫諸掌如某症某方出某冊子第幾卷第幾  
板以意增減殊有妙理旁及養生修煉之事問者  
意滿而去至其送迎未嘗踰諸戶也先生藥人病  
當歿生呼吸之際衆醫束手愕視輒獨斷曰是依  
法治當活如其言活矣江右張相公構疾且殆

神祖數遣院醫珍視莫敢下藥衆迎先生至一劑  
立起相國呼爲聖醫盡移 上賜御庖珍饌送以  
歸蓋其持論有曰古人因病立方如鎖啓鑰若不  
明症候強病從方是爲嘗試人生歿殺人實多以  
故遇危症有確見能活人如此其留京師素與溫  
陵福唐二相國善福唐初拜相賀者填門先生懷  
一刺稱名如平交褐衣款段走賀門者駭之先生  
弗覺也溫陵爲大宗伯先生故其屬吏而相見岸  
然上坐不少遜或怪之先生曰宗伯公重性命耶

重官爵耶聞者詫其放而迂焉其仗義疎財急人于難立致千金而立散之雖垂橐歸里中弗悔也當萬曆庚辛間京師議論玄黃競起先生雖出入笑傲自如而縝密養晦超然評論之外晚歸仍隱峩睂山中徜徉湖山然七十老矣而益不喜人間醫間乘其出游隨杖履請方則口答手判如流多所全活里中以為神先生曰非吾能也吾于此到老不會耳子標鼎中辛酉浙江鄉試受業于余故傳之舊史氏張某曰秣陵焦太史有言吾與錢先生言語從書中來可謂大儒吾則知之耳先生當日不喜言醫而世稱為錢御醫究竟先生非醫也儒也東方之傲有其神原嘗之施有其俠黃叔度之晦有其知陶隱居之遯有其達醫則先生託而隱焉者也故先生嘗曰生我者父母知我者焦史君也

寶山堂初集 / 卷之十五

七



